

安徽省傳統劇目彙編

黃梅戲

(第二集)

✓ 張朝宗告漕

✓ 珍珠塔 ✓ 花針記

✓ 鳳凰記 ✓ 葡萄渡

安徽省文化局劇目研究室編

張朝宗

胡霞林 口述本

前 言

此剧又名“张朝宗告經承”。湖北省广济县有以周克士为首八大經承用大秤、大斗苛收粮稅；米商（原为監生）张朝宗眼見不平，带头告漕（粮官）。在广济县告狀，由于周克士与县官勾結，將张朝宗打了四十大板，赶出衙門。在黃州府告狀，由于周克士以黄金买通知府，又問成誣告之罪。幸张朝宗之子张元公年幼胆大，到湖北总督衙門上告，才將周克士等告倒。

据說：这是发生在清乾隆年間一个眞实的故事。是由說唱发展为戏曲剧本的。照事实，张朝宗是冤死在監牢之中；人民不服，才改为得胜而归。与此同时在广济武穴附近还发生一件“宋干佑打粮房”的事（武穴教师宋干佑率領农民抗粮，并将县长打死。）当地农民有这样两句諺語：“拳头硬，舌条軟”——前者即指“宋干佑打粮房”，后者指张朝宗告經承。”

人 物：

张朝宗（简称张）	陈 氏（简称陈）	元 公（简称元）
三 女（简称女）	李才望（简称李）	周克士（简称周）
馬少先（简称馬）	胡国亮（简称胡）	袁少兴（简称袁）
广济县（简称县）	黃州府（简称府）	陆 荣（简称陆）
孙文秀（简称孙）	門 官（简称官）	衙 役（简称役）
禁 子（简称禁）	跑文人（简称差）	牧 童（简称牧）

（ 一 ）

（张朝宗上）

张：（引）惱恨貪官污吏，勾結土豪劣紳。

(賦)會記当年告龙坪，監中牢死許一臣，只为黎民除大害，生平慣打抱不平。

(白)卑人張朝宗，廣濟縣武穴下港人氏，配妻陳氏，所生一男一女，男名元公，女名金蓮，這且不言。昨日南山寺賓朋送來書信，因為廟堂敗壞，改換神象，看天色尚早，就此前往便了。

(唱平詞)勝日尋芳泗水濱，无边光景一時新，等閒識得東風面，萬紫千紅總是春。撒開大步往前奔，南山寺內會賓朋。(下)

(周克士上)

周：(唱平詞)前堂打过退堂鼓，后面走出周先生，方才大衙得一信，聽說朝宗要告經承。撒開大步把南門橋上，歇息一時再轉回程。

(張朝宗上)

張：(唱平詞)南山寺與賓朋兩下分手，惱恨那八經承一班狂徒，他八人改秤斗把黎民剋扣，論王法這班賊就該切頭。撒開大步南門橋走，又只見周克士擋住了橋頭。我心想上前去下几的毒手，我本是生意人何必結仇。大路不走走小路，只听克士笑破了咽喉。會打官司手牽手，我不免上前去禮貌來周。我这里走上前稽首頓首，我暫且改笑臉解開憂愁。

(白)周老爺在上，朝宗這廂有禮。

周：(白)(裝佯不睬)今天要起風吧？

張：(背白)吓！我見他一禮，他那里佯睨不睬，我不免再見一禮，難道就大了他小了我不成？

(白)周老爺，朝宗有禮。(周仍然不睬)吓！我連見他二禮，他昂然不動，哎！惱人須在肚，相交又何妨？不免再去見他三禮——周老爺在上，朝宗三次禮到。

周：(白)我道是誰，原來是朝宗吶，南門橋上面，沒有椅凳，那里有個麻石鼓兒，你就坐下吧！

張：(白)周老爺在此，那有我的座位？

周：(白)老爺叫你坐，你只管大胆的去坐吧？

張：(白)謝過老爺，一旁陪坐！

周：（白）张朝宗，你到这南門橋来，可曾看见了什么？

张：（白）我未曾看见什么。

周：（白）你好大的眼睛眶子——旁人与我见礼，我是安然不动，你方才与我见礼，我周老爷的靴尖子，也还点了三点，这是抬举你的，你没有看见吗？

张：（白）怕不是与我还礼吧？

周：（白）怎见得？

张：（白）这是你太夫人把你养惯了，发你娘的抖脚疯吧！

周：（白）朝宗不必生气。

张：（白）我并非生气。

周：（白）我来问你：你往那里而来，往那里而去？

张：（白）家中而来，望广济县而去？

周：（白）你到广济县干什么？

张：（白）只是三女儿下半年出阁，到广济县去买几疋老布，与我三女打两双裹脚。

周：（白）这武穴下港是个好地方，买不到的也买得到，卖不掉的也卖得掉；买几疋老布难到还要到广济县去买吗？

张：（白）周老爷有所不知，我们武穴下港，是平阳之地，太阳出来也晒得到，太阳下山也晒得到，那棉布是硬性的，广济县是三面朝山，一面朝水，棉布是软性的。我把广济县好有一比——

周：（白）好比何来？

张：（白）好比有天无日的地方！

周：（白）张朝宗、你说话不要戳人！

张：（白）我说实在话呀！

周：（白）张朝宗，你的女儿好贱。我那女儿用白綾子做裹脚，机房里纔跳了一根紗，就把她的脚磨起了泡。你买那粗紗老布，怎么能打裹脚呢？

张：（白）我那个黄毛丫头怎能比你家千金的令爱？天天用白綾子裹脚，漫說穿，就是人家指也指起泡来了！

周：（白）你那女儿怎比得我那女儿，你說話不要帶把子，张朝宗，你这几載福祿如何？

张：（白）河口无船，岸上无田，全靠米行度日，要是搞得到，就吃硬的，搞不到就吃稀一点。轉問周老爷的福口如何？

周：（白）老爷我的福口么，每天都有三碗湯。

张：（白）請問周老爷那三碗湯？

周：（白）清早起来一碗燕窝湯。

张：（白）中午呢？

周：（白）一碗海參湯。

张：（白）晚上呢？

周：（白）我家太太真賢良，她把老鷄宰倒，是一碗老鷄湯。

张：（白）我张朝宗也有三碗湯。

周：（白）噢！你也有三碗湯？是那三碗湯？

张：（白）清早起来一碗茶湯，中午一碗飲湯，晚上一碗——要是沒有米就叫我三女儿用面粉打上一碗面糊湯。

周：（白、笑）你这三碗湯，怎能比上老爷我那三碗湯？

张：（白）烏龟同鳖赛跑，高比一点。

周：（白）你不要罵人。

张：（白）我并非是罵老爷。

周：（白）张朝宗，我聞听人言，你武穴下港出了一班大头餃儿。

张：（白）何为大头餃儿？

周：（白）要問这个大头餃儿嗎？聞說你武穴下港买了一班光棍，要告我們八位老爷，这樁事，你可知道？

张：（白）这个——朝宗不知不晓！

周：（白）你要是参加就把你的名子扣下来，你要是沒有参加呢？老爷我来挑提你一下。

张：（白）啊，要是沒有参加，老爷說挑提我，但不知周老爷是怎样的挑提我？

周：（白）听你口中之言，家中日食难度，你到老爷家里来，替老爷管管

帳，大帳你也管不下來，把你老爺吃瓜子，花生的帳管管，你家陳氏給太太漿漿洗洗，元公給老爺牽馬騾，叫三女兒給老爺我倒倒茶、裝裝烟，這不是一碗現成的安樂飯嗎？

張：（白）周克士，你不是說話，你是在放屁！我張朝宗，又不是你家祖宗，怎麼與你管帳？陳氏又不是你家祖母，怎能與你洗漿？先前我本不想參加，如今我花八文銅錢買也买个名子來告你这个賊子！

周：……（摸摸張的頭頂介）

張：（白）你這是做什么？

周：（白）我摸摸你頭上可有眼？

張：（白）有眼怎講？無眼怎講？

周：（白）我怕你眼是朝天上長着，說你娘的天話。你是從大路而來，是從小路而來？

張：（白）大路怎講？小路怎說？

周：（白）我是怕你從小路而來，鬼迷着你在說話。

張：（白）我們作个凭見。

周：（白）你要告我八位老爺，八位老爺好有一比。

張：（白）好比何來？

周：（白）我八位老爺好比八隻猛虎。

張：（白）我張朝宗呢？

周：（白）你好比一个哈叭狗，其奈我八隻猛虎何？

張：（白）猛虎下山不下山？

周：（白）猛虎不下山，那有哈叭狗吃呢？

張：（白）你要下山嗎，我这个犬是張公義家的義犬，一隻連十隻，十隻連百隻，你就是虎落平陽被犬欺了！

周：（白）周老爺還有一比？

張：（白）比從何來？

周：（白）好比磨面的石磨。

張：（白）我張朝宗呢？

周：（白）你好比拖尾巴蛆，怎奈我磨子啊？

张：（白）你这磨可有磨眼？

周：（白）当然有磨眼。

张：（白）你可知道我是个铜头铁尾巴蛆，今天走你磨眼里进，明天走你磨眼里出，虽然拖不掉你的本身，也要把你拖成光板！

周：（白）老爷把你再有一比。

张：（白）比做何来？

周：（白）我将你好比鸡子蛋。

张：（白）你呢？

周：（白）我是麻石鼓，鸡子蛋怎奈麻石鼓何？

张：（白）你这个麻石鼓在屋里屋外？

周：（白）那当然在屋外，

张：（白）屋外？我张朝宗就有了作了！我这个蛋不是此地的蛋，是河南的双黄蛋，今日在石鼓上一碰，明日在石鼓上一撞，天长日久，虽然撞破了鸡蛋，也要把死了你这个贼子。

周：（白）口说大话，不能算事。

张：（白）敢要与我接掌？

周：（白）正要与你接掌。

张：（白）好！（接掌介）

周：（唱火攻）南門橋与朝宗接了三掌。

张：（唱）再接三掌又待何妨？

周：（唱）周克士好比那八龙下海。

张：（唱）张朝宗比哪吒抽儿的龙筋。

周：（唱）八經承好一比八只猛虎。

张：（唱）张朝宗比猎户打虎出林！

周：（唱）八經承好一比八棵古树。

张：（唱）张朝宗比樵夫砍断儿的树根！

周：（唱）我有县太爷与我作主。

张：（唱）我有上司大衙門。

周：（唱）当地官如铁箍桶。

张：（唱）聖旨一到桶箍不成。

周：（唱平詞）說你不过講你不贏。气得克士火煩冲，量儿告状告不准，
縱然告状找不到衙門。若想把我老爷告，拉住我衣服角帶进了
衙門。腰中摸出錢三文，把与儿买紙笔去告經承。

张：（唱平詞）三文銅錢来拾起，这文錢就是你催命的閻君，怒气不息南
門橋下，听一听周克士背地可罵人。

周：（白）嘿嘿，张朝宗他要告我八位老爷，幸亏我們八位老爷沒有都在
这处，如若都在此处，一个人吐一口痰，把他淹也淹死了！

张：（白）（轉身）周克士你說什么？

周：（白）哎！我沒說什么？

张：（白）你刚才說我朝宗要告你們八位老爷，要是你八人都在一处，一
个人吐一口痰也把我淹死了？是与不是？

周：（白）我并未說此話？

张：（白）南門橋上誰是好汉？誰是熊攏的？（注一）

周：（白）南門橋上你是好汉，我是熊攏的。

张：（白）我这个好汉也不来打你这个熊攏的。你与我坐下。

周：（白）我就坐下。（张下，周起身望张、张回身介。）

张：（白）不許你动！（下）

周：（白）我沒有动——张朝宗他是个开米行出身的，今天一斗，明天一
斛，練起一身的忙劲，君子不跟牛斗力，好汉不吃眼前亏！

（唱）与旁人接三掌心中不怕，与朝宗接三掌有些心慌。忍气吞声县
里往，約定了县太爷灭儿的全家。（下）

（二）

（陈氏上）

陈：（唱平詞）表我家住在武穴下港，我的夫张朝宗开一所米行，自那日
他往那南山寺里，一去了好几天怎不回还？张客人李客人等夫
算帐，有多少来往的等夫回行。我本当大街去將夫探望，老不

老少不少怕人道短长。我本当叫元公前去找看，元公儿要攻書到了圣堂。轉面来我只把三女儿叫喊，三女儿莫貪頑快見为娘。（三女上）

女：（唱平詞）正在后面貪頑戏耍，又听得老娘亲口叫儿娃，来在前行把礼见下，老母亲叫女儿把点么事味味？（注二）

陈：（白）这么大的丫头，见面就问把点么事吃，烧只死老鼠把你味！

（唱平詞）三女儿十几岁不小不大，再过几年就要許婆家。清早上爬起来要收收检检，切莫学那懶婆娘拖拖塌塌，菜园地要发狠勤兴勤挖，时新的菜样样兴得有那个不把你誇！儿的爹爹自那日南山寺往，一去了好几天不见他回家，我心想到大街把你爹爹找看，老不老少的少，儿呀，怕人笑煞，叫你出来非为別事，儿到大街找你爹爹回家。

女：（唱）母亲吩咐女儿遵命，那有女儿不听娘亲？辞別母亲出行門。

陈：（接唱）带住了女儿的手娘有話明：你到大街莫要撒野，切不可与人家孩子相爭。（下）

女：（唱平詞）只见母亲后堂一踏，我到大街找我爹爹，急急忙忙把大街上。

（夹白）你們可看见，我家爹爹？

内：（白）沒有看见？

女：（唱平詞）上街头沒找到我家的爹爹。上街头找不到下街去看，又只见一文錢失落在地下，观四方沒有人将錢拾起，集少成多买到一对好花。下街头找不到牛行一踏——（碰子急上同三女互撞介）胡子佬挡我的路是何根芽？

碰：（白）你这个娃子到那里去，这样慌慌张张的？

女：（白）我找我家爹爹。

碰：（白）你找你家爹爹，我就是你家爹爹，你都不認得嗎？

女：（白）你歇着吧，我家爹爹是个长胡子，你是个短胡子，怎么是的？

碰：（白）你爹爹可好什么？

女：（白）我家爹爹又好吃酒，又好打牌。

碰：（白）照哇！我就是好吃酒又好打牌，昨天晚上打牌，上手抓张“烏

尼”，下手抓张“枝花”（注三）他两个正在吵咀，我拿盏灯一照，把我的胡子烧了个八卯叉，我不是你爹爹吗？

女：（白）你不是的，你晓得我家爹爹姓什么叫什么？

碰：（白）我自己一个“爬子柄”我也不晓得？

女：（白）名和姓？

碰：（白）不错名和姓。

女：（白）姓什么？

碰：（白）姓吗？姓……

女：（白）姓张，叫朝宗。

碰：（白）不错是张朝宗。

女：（白）是我讲的。

碰：（白）我是个啣巴子，是我讲慢点。

女：（白）你不是我爹爹，你可晓得我母亲叫什么？

碰：（白）那是我一个烧吊罐的，我也不晓得？

女：（白）烧锅的。

碰：（白）不错是烧锅的，人多就烧锅，人少就烧吊罐哩。

女：（白）总叫烧锅的，姓什么？

碰：（白）姓……

女：（白）姓陈咧。

碰：（白）姓漂啊！

女：（白）姓陈，怎么姓漂呀？

碰：（白）沉漂不是一样吗？

女：（白）你不是我爹爹，你可晓得我兄长叫什么名子？

碰：（白）馱子哟！

女：（白）儿子哟！

碰：（白）长大了馱一百斤，挑一百斤，不是馱子吗？

女：（白）总叫儿子，叫什么？

碰：（白）叫……

女：（白）元公。

碰：（白）不錯是元公。

女：（白）是我講的。

碰：（白）是我兩人一陣講的。

女：（白）你曉得我叫什麼？

碰：（白）你是個苦兒子，我怎麼不曉的？

女：（白）女兒啊！

碰：（白）長大了到婆家去做事不是苦兒嗎？

女：（白）總叫女兒，叫什麼名子？

碰：（白）叫……

女：（白）金蓮。

碰：（白）連精啫。

女：（白）怎麼叫連金啫？

碰：（白）小來叫金蓮，長大了到婆家去就叫連精。

女：（白）你不是我家爹爹，我家爹爹回回見面。都把錢把我，你也把我幾個錢。

碰：（白）錢嗎，可以的——這有二百錢給你。

女：（接錢）是銅是鉄，望腰里一鑒。

碰：（白）還有開消。

女：（白）有什麼開消？

碰：（白）拿回家買只豬肚子，大河里洗洗，小河里清清，把火煨着，同你媽媽打个肚子會。（三女打碰子下）。

女：（唱平詞）我入死你家的媽媽。開言就把胡子佬罵，刻薄我張三女刻薄你家姑媽。找不着我家爹爹回去了吧？（陳氏暗上，坐在椅上打瞌睡）只見我的媽媽瞌睡喳喳。

（白）我媽睡着了，我來找根稻草通通她的鼻子。（通陳鼻孔介）

陳：（白）嘎噠！天要起風啫！

女：（白）天要下雨啫！

陳：（白）這是那個同我開心啫？哎呀，是你這個死丫頭！叫你找你爹爹，你可找到了沒有哇？

女：（白）找到又沒有找到；說沒有找到我又找到一点点。

陈：（白）你个十几岁的丫头說話，到底找到了沒有呀？

女：（白）我家爹爹是长胡子还是短胡子呀？

陈：（白）这个死丫头，你爹爹是个长胡子，怎說是个短胡子啥？

女：（白）我找到一个短胡子的。

陈：（白）你爹分明是个长胡子，你怎么找个短胡子哩？

女：（白）我問过的，他問爹爹好些什么，我說我家爹爹好吃酒又好打牌，他說他昨天晚上打牌，上手抓张“烏尼”，下手抓张“枝花”，他两人吵咀，他拿灯火一照，把胡子烧个八卯叉。

陈：（白）那个老砍头的烧得好，叫她莫要扶灵牌子，他总是要扶那个灵牌子，你們講把一个胡子烧掉象个什么样子？你可問他姓什么呀？

女：（白）他說他自己一个“病”也不晓得。

陈：（白）姓啫！

女：（白）他是个啷吧子，他半天啷不出来，我就說是张朝宗，他也說是张朝宗。

陈：（白）你等他先講嗎。自后他又怎講哩？

女：（白）我又問他：你晓得我母亲姓么啥？他又啷不出来，我又說姓陈，他說是姓漂啊，我說怎么叫漂呢，他說陈漂不是一样嗎？

陈：（白）你等他講，你怎么又先講呢？

女：（白）我等不及嗎？我又問他，你可晓得我兄长叫什么？他說叫馱子，我說叫元公，他說长大了馱一百挑一百不成了馱子嗎？我又問他你可知道我叫什么名子，他又啷不出来，我就說叫金蓮，他說要叫連金，我說怎么叫連金呢？他說小来叫金蓮，长大就叫連金。我說，他不是我家爹爹，我家爹爹见面回回都給我的錢，他就把我二百錢。

陈：（白）他把了錢沒有？

女：（白）把着。

陈：（白）拿把我？（女遞錢給陈介）是銅是鉄，望腰里一瞥。

女：（白）甃不住还要开消呢？

陈：（白）有什么开消哇？

女：（白）她說买个猪肚子，洗洗抹抹紫紫，把个罐煨着，到一更不来，二更也不来，三更后門开开，他来同你打个肚子会。

陈：（白）哎哟！坑死着！你这个死丫头，那里遇见过这么个老头子！
刻薄我就是刻薄他家姑奶奶——这个老头子你可認得他呀？

女：（白）我認得。

陈：（白）好！我两人就去找，（陈牵女手指观众介）可是那个老头啫？

女：（白）不是的，这个老头子是上胡子，那老头子是个下胡子。

陈：（白）你莫要躲喂，躲就是你！你們大家莫要笑，你可曉得我母女在大街做么事啲？我今天叫我三丫头上街去找他爹爹，不曉得是那个刻薄鬼刻薄我这个女伢子，你們列位也曉得张二爷也不是个好惹的！要是他曉了，一状告子，准要把他告一个仰八叉！三女儿，你看大街上在笑些么事？

女：（白）我曉得，他們笑我头不梳——老柴兜。

陈：（白）脚不包呢？

女：（白）弯镰刀。

陈：（白）脰不洗呢？

女：（白）鍋粑痞。

陈：（白）你也曉得，赶快拿梳子来我把你梳个头，包个脚。

女：（白）我怕痛我不梳。

陈：（白）那个头不梳啵？

女：（白）我一个月梳一回。

陈：（白）你梳不梳？

女：（白）我不梳。

陈：（白）你不来梳我就要打，

女：（白）你打我就咩。（下）

陈：（白）我这个三丫头，我叫她梳头她也不梳，我說要打，她說就咩，她跑掉了；我說三女儿喂，你把前門开开，后門抵抵，我們两

人就咋咋咋。(下)

(三)

(张朝宗上)

张：(唱火攻)南門橋与克士三掌接下，因此帶怒轉回家，來在米行一旁站——關門閉戶象什么人家？

(白)列位你們看哪，这象个什么人家，招牌也不掛，生意也不做，陈氏開門！(陈上，赶鷄呼鴨介)

陈：(白)三女儿喂，这行里鷄屎鴨屎也不能下脚，快搞点灰來，要是来个客人象个什么样子？外面大呼喊叫的，也不知道是那一个？待我開門來看看，(张進門与陈互睨眼)我怕是別人，还是你这个艸皮墩土的回來着！

张：(白)这是賢良夫人罵我的，罵的好，咳！

陈：(白)你就死在南山寺莫回來，一天到晚就是捧灵牌子。

张：(白)这是象个什么样子？(陈坐张站介)陈氏，我來問你，有几把椅位呀？

陈：(白)有两把椅位，怎么样？

张：(白)喜得为丈夫办到多，要是只有一把，我在那里坐呀？

陈：(白)喲，你倒象个老板的样子，东边有凳，西边有椅，你喜凳坐凳、喜椅坐椅，难道叫我抱着你搂着你不成？你看你那儿胡子长了都要抱鷄屎了，还有什么乾开心睬？

张：(白)你真賢良呀？

陈：(白)张二爷，这行开是不开？

张：(白)开是怎講？不开怎說？

陈：(白)要是开的话，行有行規，客有客体。

张：(白)要是不开，怎么样呢？

陈：(白)要是不开嗎，就把那块官材板取下来燒掉。

张：(白)大胆，动不动就說是棺材板，这又是你娘家陪來的？

陈：(白)我娘家只有陪語陪語，沒有陪招牌的。

张：（白）她說出理来了，她娘家只有陪箱陪籠，沒有陪招牌的，就是你母女两人在家也能开。

陈：（白）我母女两人能开什么行啥？我也不好說出口……

张：（白）那元公在家也能开呀。

陈：（白）元公等他多讀几年書，将来也好告人嗎！

张：（白）說話不要戳人，我告了好多人嗎？

陈：（白）那个戳你？

张：（白）哎呀，你看为丈夫回得家来，水也沒得水，只听你一张咀，成个什么样儿？

陈：（白）是呀！我叫三女儿来倒——三女儿喂，我的三女儿小奶奶哪！
（三女上）

女：（白）奶奶来着。

陈：（白）你好，答应的好！

张：（白）你把丫頭慣得好嗎！

女：（白）做么事呀？

陈：（白）你爹爹回来着，你爹爹做了官，你去摸摸他可有頂子珠？

女：（白）（女摸张）我摸摸看，沒有。

张：（白）这是做什么？

女：（白）頑么。

张：（白）你頑到老子头上来了。

女：（白）家老子頑不得，野老子还頑得嗎？

陈：（白）他要喝茶，一定是在南山寺吃了不少的乾魚腊肉吧，要灌肚呢，你去倒茶来。

女：（白）（倒茶上）爹爹吃茶。

张：（白）那手哩？

女：（白）（掉了左手）哦，这只手！

张：（白）要你那只手？

女：（白）我那有三只手？

陈：（白）我女儿那偷过人家的东西，三只手哇？

张：（白）一双手！这么大的丫头，一点礼貌都没有。

陈：（白）倒茶要用一双手，死东西！

女：（白）好，就是一双手，爹爹你吃。

陈：（白）你忤你老子没有忤好，我来教你，叫篾匠打了捞子把这边壁上打个洞通厨房，要喊你把茶，就在里面把捞子一伸，免得跑出来。

女：（仍用一手遞茶介）

张：（白）打断你的手！

女：（白）没有打倒我，丑死着！（躲介）

张：（白）一碗就有半碗灰，也不晓得是吃茶是吃灰？也不晓是滚子烫人，是冷子烫人？陈氏，这茶还是滚子烫人啦，还是冷子烫人啦？

陈：（白）三女儿，这茶是滚子烫人，是冷子烫人啦？

女：（白）张客人拉出来，李客人蹩进去，一会滚，一会冷。

陈：（白）你那不能蹩一下子？

女：（白）你那不能蹩一下子？

张：（白）一斗粉做两个大粩，娘叫女儿蹩下子，女儿叫娘蹩下子。我要不是对不起天地三才，我就一碗砸死你！接盞啫！

陈：（白）接盞啫！

女：（白）（指脚）接盞啫！

陈：（白）三女儿，你爹爹今日回来，不比往日回来，他在南山寺回来，一定是打牌赢了钱，你去找他要几个钱来？

女：（白）爹爹把几个钱把我？

张：（白）你要钱做什么事？

女：（白）母亲啦，要钱做什么事？

陈：（白）要钱买花线做花。

张：（白）花做在那里？

女：（白）母亲啦，花做在那里呀？

陈：（白）花做在鞋上嘛，石磨。

女：（白）花做在鞋上啫。

张：（白）啊！花做在鞋上！那一天我看踏板上一双花鞋，能装二三升米，前头一针扳到后面，把后面一针又扳前头，这叫做么子花？

女：（白）母亲啦，爹爹问踏板上一双鞋，前头一针扳到后面，后头一针扳到前头，叫做么子花？

陈：（白）长的是豌豆花，短的是辣椒花，不长不短是扁豆花。

张：（白）你这不是不节的，做什么花鞋呢？

女：（白）母亲啦，我做花鞋是到那里去呀？

陈：（白）你对你爹爹讲，也不吃他的，也不喝他的，做双花鞋到婆家去。

张：（白）啊，我张朝宗时来运也来了，人家养女儿到婆家去，三把鼻涕两把泪，我张朝宗养女儿好比黄猫断了尾巴能子直嘞！今朝要到婆家，明日也要到婆家，看日不如撞日，撞日不如当日，今日就把你送去！走吓！（拖女下）

陈：（白）做什么事把她拖子哭睬？

张：（白）我把她送走，免得日后现世！

陈：（白）那是卖猪狗，拖了就走，儿子是你生的，女儿是我养的，儿子由你，女儿由我，喜得是女儿，要是个媳妇，就有人说闲话了。

张：（白）你不要把话来撵我。

陈：（白）三女儿，你再去问你爹爹钱把不把？

张：（白）不把怎样？

陈：（白）不把吗？就要把头发弄散，裹脚打开，与放牛的伢子要抱，要到高头就吐朵口痰，你看是丢那一个的脸！

张：（白）你走那道门？

女：（白）我走前门。

张：（白）打断你的腿！

女：（白）我走后门。

张：（白）我打断你的背！